

闽南抗战家书尽显家国情怀

明年将迎来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举行,在场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为了这一天,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十多年,无数先辈做出伟大的牺牲,这些都为历史所铭记。日前,记者专访侨批专家黄清海,同他一道打开一些尘封的抗战家书,再次感受闽南人民在战火岁月里的坚韧风骨。

□融媒体记者 吴孝云 通讯员 黄清海 文/图(除署名外)



卢沟桥(CBP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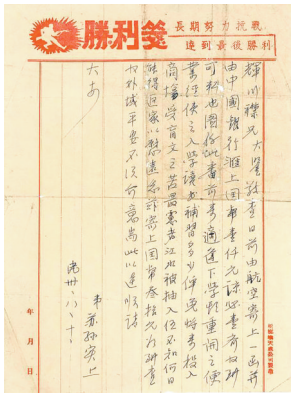
勠力同心共赴国难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迅速在华夏大地蔓延,闽南也未能幸免。

1937年10月,福建晋江东石郭零乡的郭章纯在寄给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下同)太平埠的儿子郭燕趁的回批(注:“批”即“信”)中,记载下了日军在晋江、南安、金门等地进行轰炸并掳掠女子及壮丁的史实。该回批写道:“燕趁吾儿收知……现现响屠十分扰乱,汝父代替工开炮台及战河[壕],三日登[顶]二日,极于艰苦矣。金门被日军所占了,登岸捉十六七岁女子40外[多]人,又于[抓]壮丁100外[多]人,带上战船……安海车头[站]被掷炸弹,水头街尾、衙口街被掷伤30外[多]人,此地头安宿未知可能久长乎……”(注:该回批多用闽南方言叙事,[]内为其所表之意。)1937年11月,晋江东石蔡长叫在寄给女婿郭燕趁的回批中也称:“惟前日敌机来炸五里桥,以致住民纷纷逃出外乡,以后不知欲变如何?尚难逆料。”这两封回批系一条信息链,讲述了闽南遭受日军袭击的苦难,以及民众被迫逃难等情况。

1937年10月至11月,日军以金门为据点,接二连三地对福建沿海进行骚扰,在闽南沿海投掷炸弹,炸死炸伤了30多人,同时还炸毁了车站、桥梁等交通设施,犯下累累罪行!为防范日军从海上入侵,临海的晋江东石乡当时已征派民工前去挖战壕、筑炮台,加强边防。在1939年4月25日,菲律宾侨务吴道禀寄往晋江第三区石兜乡吴怡谋的侨批中,也记载了日本敌机轰炸金井及围头的信息。可见当年日军轰炸的次数极多,且范围较广。而阅读这些侨批,透过字里行间的描述,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乱给百姓生活带来的严重伤害。

1938年5月,沙撈越(现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古晋刘南盈寄给居于南安码头刘林乡妻子的侨批信内,记述了金门被日军占领、数百金门人南渡沙撈越谋生的情形。战乱所迫,妻离子散,逃生求存,这种无奈的人生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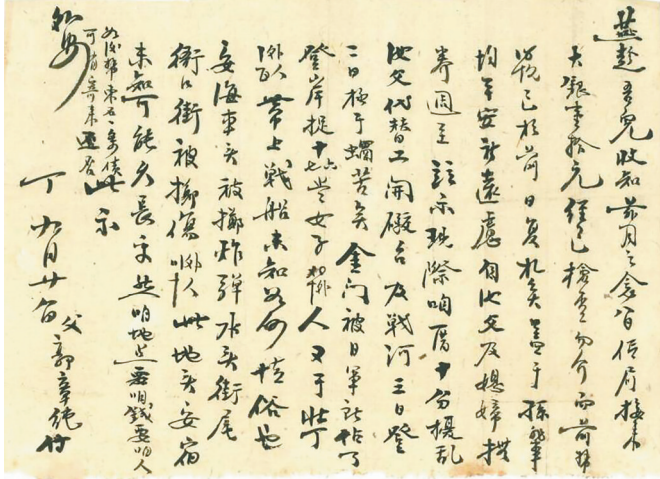


1941年8月,由马来亚檳榔嶼寄晋江侨批使用“胜利笺”主题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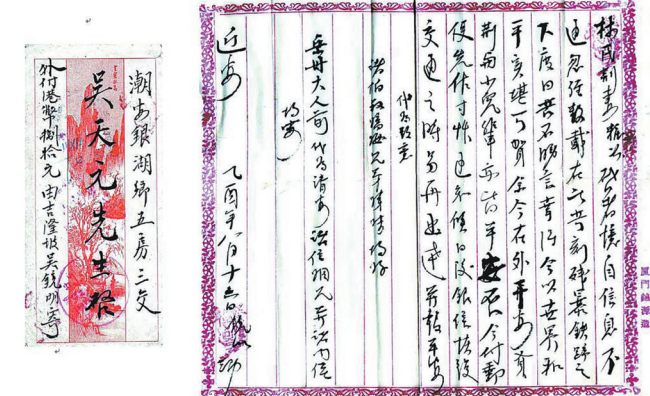
苦,谁都不愿经历。

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驻华部队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日本人的野心不只于此,他们还想进一步侵占中国的中原地区,故而在中国屡屡拱火,制造各类事端,甚至还封锁我国部分沿海地区。在侨批专家黄清海、沈建华共同编撰的《抗战家书》一书中,呈现了马来西亚华侨吴镜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给妻子林氏的一组侨批,以一个普通海外华侨的角度记录了这个时期的很多实际情况和感想。其中,于1935年8月2日所写的批信中提到:“中日不宣而战,而日本则行封锁我沿海,违犯国际盟约。我国轮船则不能往来,别国之轮船则帆行无阻。无须自惊,但此次我敌战争全赖上下一心一德,军民合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国……”信中,吴镜明对日本的卑鄙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同时他也表达了祖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位爱国华侨发出的正义怒吼,也代表着当时多数国人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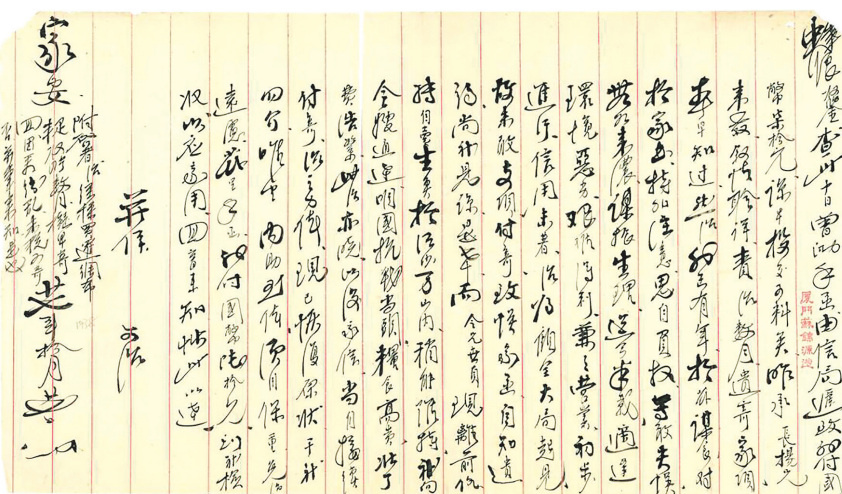
吴镜明在1937年11月2日写给妻子的另一封侨批中又提到:“南洋捐赈灾,买公债为救国,人皆购买,每月平均约三四元……”从这封侨批可以看出,为抵御外侮,支持祖国抗日,南洋的华侨们积极募金救国、捐资赈灾。伟大的爱国情怀让他们做到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勠力同心,共赴国难。



1937年10月,晋江东石郭章纯写给儿子郭燕趁的回批。



1945年,马来亚吴镜明寄给妻子林氏的侨批。



1938年10月,马来亚文治寄晋江东石蜂娘侨批。

侵略者的罪行不可饶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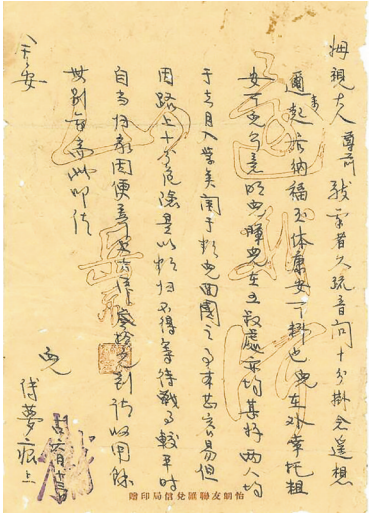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闽南地区由于高额的兵员配赋和频密的壮丁征集,造成了城乡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而强拉壮丁,使非应征的劳动人口也不能安然地从事生产和生活,原应开发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除此之外,战争也破坏了城市的经济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重要的工厂和企业战争中倒闭,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活力减弱。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当地华侨生活“甚是艰难”。

一户由马来亚寄晋江东石前头的家族侨批中,有三封除谈家事外,还谈及在抗战期间,粮食高贵、壮丁费浩繁、时局纷乱无法寄递绸布、谋职甚是艰难等史实。尽管战争给生活造成的艰难困苦是多方面的,老百姓还是选择积极应对。

1938年10月,马来亚文治寄给晋江东石蜂娘侨批写道:“蜂娘妆鉴:查此十日曾泐手函由信局递致,外付国币柒拾元,谅早提交可料矣。昨承长杨兄来教,叙情聆译,责治诸月遣寄家信……迄今半载,适逢环境恶劣,艰难得利,兼之营业初步进行,信用未著,治为顾全大局起见,故未敢支项付寄,致误家函,自知违约,尚祈见谅是幸。而令兄世员,现离前任转自营生矣,于治沙万山内,稍能维持,祈向令嫂通达。咱国抗战当头,粮食高贵,壮丁费浩繁,拟在东谋振生理亦是妥善。当此抗乱之景,欲处谋职,甚是艰难,而弟仍任鲁里抄账之职,兼招保险,多谋些项,以弥补家书,维持现状。另有良机,当能转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泉州的征兵机构“晋江社会军事训练总队”,命令各保甲抽壮丁入伍受训。最初抽壮丁有“三平原则”,即三抽二,二抽一;单丁独子不抽,家庭专赖维持者不抽。但当时的役调人员不依原则办事,把征兵当作发财的捷径,人民非常痛恨。在文治1938年10月的侨批中提到“壮丁费浩繁”,这表明国民党政府额外收取的壮丁费已成百姓生活的重负。战争期间,环境恶劣,职业难找,华侨谋利艰难,导致像文治这样的无法续发国内家费。现实悲凉,令人感叹。

1939年4月,菲律宾树妹在致晋江浅姊的侨批称:“环侄正整装乘舟返国,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妹初闻此事亦曾竭力劝其勿往,无奈侄志已决,是我人力所不能挽回,他终而去。据云,侄儿此去并不即上前线打仗,须经在我国内地再受训练五个月,然后派往乡村各地当教练,组织民众都成武士,使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对日宣战。阿姊你也不必伤心,这是无所谓,我们只有候待,只有预祝他成功。”信中记述一位旅菲热血青年决意返国抗日的过程。这封侨批虽然不是“环侄”自己所写,但所描述的回国参加抗日的壮举,同样感人肺腑。



1940年,菲律宾怡朗傅梦痕致母亲侨批:“还我河山”信笺。



1932年的抗日笺印着“同胞速起!抗日救国!”字样。

“日寇兽心之毒,甚至六岁幼女无过亦作刀头之鬼,实之令人痛心矣。”这是菲律宾华侨郑勋专在寄给晋江三区祝治姊的侨批中,记述下的他在1941年至1943年所见的史实,该侨批是写于1946年。在信中,郑勋专回忆:“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飞机炸坎(指菲律宾马尼拉市),全岛民众甚是惊慌。越不日,日军登陆坎市,对于怡朗州府人心亦然。本年四月十四,日军登陆怡朗,华侨才(财)产全被菲政府吮菲民取劫,弟之木寮以及舍岳之店全被劫一空。”日军宰菲,民众恐慌,华侨更是家产不保……郑勋专接着回忆:“至一九四二年,日寇大举兽性,举行大屠杀,于弟前居之社杀起,逢人便杀,逢屠便烧。郎看蔗园乃华侨之业产,被杀华侨男童童幼八十四人。日军再前进入山空(此乃弟避居之所),幸天老爷庇佑,日军此队菲奸领队的乃是弟避居地主之兄弟,及抵地幸有小山头阻隔,此菲奸即对日军婉言无路可通,即转别路前进。不然经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起就无见面之时矣。此次进行大屠杀将及两星期之久,华侨被杀者百念(廿)余人,菲人被杀者三至六千人以上,情形甚是可怜,不可言状……”日寇兽性大发,疯狂屠杀民众,连幼童也不放过。郑勋专在后面的侨批中表示,自己带家人避入孤岛生活,方得全活。不过他岳父及亲眷九人还是遭日寇杀害。

日军进攻侵占南洋,造成平民百姓流离失所,财产重大损失。而日军残杀百姓之野蛮行为,更足以警醒世人。此等侵略者之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特殊信笺传递抗战信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激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极大愤慨,人们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唤醒民族意识。在一户菲律宾马尼拉与晋江之间往来的家族侨批中,采用上海良晨好友社印制的“抗日笺”,使用时间是1932年至1933年。抗日笺上印有“同胞速起!抗日救国!”口号,左上角印有宣传图案,发人深思。

在菲律宾寄往泉州南安的侨批中,有几张信纸使用的则是菲律宾怡朗友联汇兑信局印赠的信笺,信笺上印有“还我河山”和“岳飞”等,信纸的底色有浅红、浅黄、浅绿等多种。“还我河山”四字据传为集南宋名将岳飞手书的《吊古战场文》与《出师表》墨迹而成,最早刊于《中国形势一览图》扉页。“九一八事变”后,“还我河山”引起当时国人的爱国共鸣,传遍了中华大地,成为爱国精神的象征。侨批信笺使用“还我河山”为底纹,体现了一股民族精神,也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前仆后继、抗日救亡。

1940年菲律宾怡朗傅梦痕致南安母亲的侨批即采用“还我

河山”信笺(浅黄色),信称:“母亲大人尊前:敬奉者,久疏音问,十分挂念,遥想迩来起居纳福,玉体康安可料也。儿在外幸托祖安,可免介意……关于欲儿回国之事,本甚容易,但因路上十分危险,是以欲归不得,等待战事较平时,自当归家……”由内容可知,当时华侨要归国已非易事。1940年6月,菲律宾“侄光卿”致南安“五婢”侨批采用的也是“还我河山”信笺(浅绿色)。

除了“还我河山”信笺外,当时的华侨华人还流行使用“胜利笺”。1941年8月,马来亚檳榔嶼苏孙实致晋江辉川襟兄的侨批写道:“……图仔此番前来,适逢下学期重开之便,业经使之入学读书补习多少,俾免将来投入商场受文盲之苦。最虑者,江水被抽入伍,不知何日能得返家,以慰远念……”信笺为檳榔嶼天成公司制造的“胜利笺”,信纸底纹有“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字样,左上角还印有一位持枪的抗日战士。这类信笺供华侨华人书信使用与宣传,以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5年9月,马来亚黄秀权寄致永春“三叔母”的侨批。



1932年5月,菲律宾寄晋江的侨批上盖有“欲救国亡,抵制仇货;万众一心,坚持到底”印章字样。

爱国丰碑永不会褪色

1945年9月2日,这一天最大的新闻毫无疑问是日本向同盟国投降。9月3日出版的《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消息传开,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

1945年9月19日,马来亚华侨黄秀权在寄致永春“三叔母”的侨批中称:“请您勿念。现日本失败投降,重见天日了。国治在这里很好,请您在和平时期来南洋,不久轮船通行,我母与国治要回祖国。”从信中不难看出,抗战胜利后华人华侨满心欢喜,想尽快返乡探视国内亲属。

“每念家中妻子,未尝不梦寐为怀。”这是1945年农历八月初一菲律宾马尼拉蔡天保在寄给家乡永宁妻子的批信中写道的。该批信字数不多,但华侨对于战争胜利的喜悦之情及对国内家室的关怀,溢于言表。

1945年9月,旅菲华侨素花发出战后首封问候家乡南安母亲的侨批,寥寥数字,道出女华侨的艰辛、祈盼,以及对家人关爱。该侨批称:“日美开战于今四载矣,云山阻隔,交通不便,以致音信欠疏。遥想玉体康健,家中平安否?请速示知。女自菲战争,避难山间,辛苦难以尽述,幸上天庇佑,大小均平安,祈勿介意……”

1945年农历八月十六,马来亚吴镜明寄予妻子林氏的侨批称:“在此苛刻残暴蹂躏之下,平日苦不胜言。幸得今已世界和平,实堪可贺。余今在外平安,贤荆与少儿辈亦皆平安否……”日寇的长期侵略使许多家庭与海外亲人失去联系。抗战一胜利,海外华侨急于要知道家人平安与否,实为人之常情。

抗战胜利初期,菲律宾马尼

拉华侨上官世璋致寄晋江深沪詹廷铿的侨批称:“强华会诸会员陈蔡祖、傅维湖及曾道在日人统治期间受杀害外,其余均安好!培书、秀建、延锡均已先后回国,桂枝参加游击,建功不少……大概你已遇见培书等,已明了菲岛一般情形。”从书信传递的信息来看,“强华会”或是一支民间抗日组织,成员在抗战期间曾参与对日的游击作战。为抗战胜利而牺牲的华侨,他们鲜血凝成的丰碑永不会褪色。

1954年,马来亚寄至闽南的一封侨批,记述了一位闽籍华侨老人和庚以自身支援抗日的经历,来教育儿子要有爱国精神。书信中,华侨和庚回忆他早年“因时势所迫,生活穷困而南渡到马来亚谋生”,从此“立下宏志,披荆斩棘,历尽人间险难”,进而扩大自营胶厂,“奠下了立足之基”。他“奉循周总理教言,与当大众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侨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筹赈会,和庚代表马来亚参加大会,后担任马来亚怡保坡组织分会副主席。他虽未回国参战,但带头捐资,并在马来亚宣传募集巨资寄回祖国支援抗日。从整封侨批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和庚作为一名爱国华侨,具有闽南人的奋斗精神,且有以身许国的自觉。

而今硝烟散去,战争远离,但烽火岁月里留下的一封封家书却成了历史最好的见证物。重读这些抗战家书,能感受到坎坷和苦难、思念和牵挂、诀别和希望。重要的是,还能读到先辈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民族精神。“贞其流者怀其思”,抗战家书的“存在,更让人珍惜和平、幸福、安宁的来之不易。